



旗津舊高字塔的 ～虎鵯

文、圖／蘇貴福

這個冬季，臺灣到處都有虎鵯出現的訊息，旗津舊高字塔這個小小的一處賞鳥地可不落人後。從去年 12 月初在舊高字塔發現第一隻虎鵯後，陸續有虎鵯進駐，最後數量增至 4 隻，且這 4 隻一直都在這裡度冬。

第一隻虎鵯剛來時，出現在榕園，非常怕人，遠遠地看到人馬上飛離，只有定位守候，等牠飛來降落才比較有機會拍到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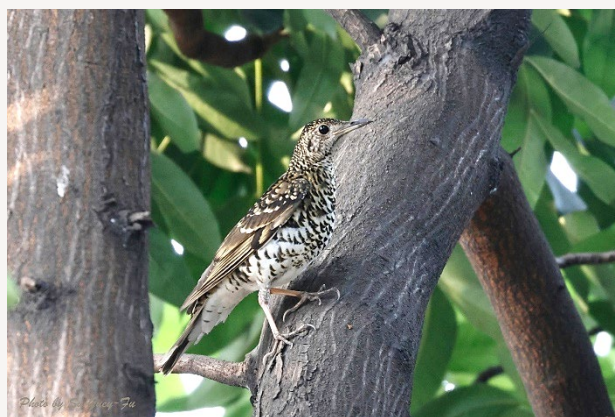
過了一陣子後，或許熟悉了這裡的生態，包括來此賞鳥、拍鳥、看船、拍船的人，慢慢地變得比較不怕人了，但靠近時如果動作過大，或者行人近距離經過，還是會飛離的。

後續飛來的虎鵯，必須通過先前入住者的驅趕考驗，找到適合的地盤，才能安心落腳度冬。最後這 4 隻虎鵯分佔的區域如下：有 2 隻在榕園，1 隻在西北側階梯旁的欖仁樹園，另 1 隻則在北側雨豆樹區。牠們有各自的地盤，有時誤闖別區，便會遭到驅離。

| 這個冬季，舊高字塔有 4 隻虎鵯在這裡落腳度冬

欖仁樹園的那隻虎鵯，由於一側是步道，雖然旁邊有灌叢隔著，但行人接近時還是會避開。欖仁樹下堆滿落葉，這樣的環境最自然，底下滋生蟲子成了鵯鳥的最愛。鵯鳥保護色絕佳，非賞鳥人士不會對此片落葉看上一眼，即使停下來也難得會欣賞，自然成了鵯鳥的最佳生息環境。

好幾次來到紅色水泥柱旁坐下來搜尋，最後總是可以發現這隻虎鵯，因為只要牠一動，開始翻起落葉覓食，自然敗露行蹤，就可以開拍。等到讓牠熟悉了你的無害存在，人鳥距離就可以縮



短。這裡的欖仁落葉參差交疊，形色極富變化，雖然是殞落的葉子，卻也是生命的侘寂之美。在這樣的環境氛圍裡，生息著這隻金色斑紋的虎鶇，呈現出與落葉歧異的反差，彷彿訴說著生命不同面相。

牠有時會在樹幹旁水平的板根上休息、理羽，悠閒自得！有時會在落葉堆裡翻葉覓食，容忍另隻體型較小的赤腹鶇在三公尺外一同活動，卻容不下第二隻虎鶇。有一次，竟然捕捉到牠驅離另一隻虎鶇的空戰畫面，領域性極強！

雨豆樹區有株野鳥時常光顧的高大雨豆樹，尤其候鳥過境時，如果又逢樹上蟲子大發生，賞鳥人常可在樹上發現稀有鳥種，因此經常成為搜尋的對象。生息在這區的那隻虎鶇比較害羞，每次遇到時，難得見牠待在地面覓食，一看到有人靠近就飛上樹，停在高處觀察狀況，如果距離再近些，就遁入樹葉叢裡躲了起來，也多了一份神秘感。

榕園裡綠蔭遮天，樹幹糾結，虯髯垂懸，除了周圍步道明亮外，有一條自然行走出來的穿越步道，步道及旁邊可見泥土地面，先前雨水充足的季節裡會有許多蚯蚓爬行的痕跡，構成有點抽象、有點禪味的沙畫。其餘的泥地上鋪滿陳年落葉，點綴著一些存活的草株，這是一片適合鶇鳥的陰暗天地，只有賞鳥人會駐足尋鳥的地方。

或許這片榕園面積夠大，最後有兩隻虎鶇及一隻赤腹鶇共存。有一次，走到周圍的步道一角，突然一隻虎鶇攔阻似的飛到眼前地面，距離僅約六、七公尺，立馬停步蹲下，牠也沒立刻飛走，卻在前面腐葉堆裡覓食，後來習慣後還往前靠近了一些，無視於我的存在，隨我拍攝。這也創下了個人與虎鶇的

最短距離，這樣的近距離卻又兩相無礙似的感覺，宛如熟悉的朋友！從此之後，好幾次都可以接近牠來拍攝。



虎鶇領域性極強，在舊高字塔裡有各自的地盤



這個冬季在舊高字塔度冬的候鳥除了4隻迷人的虎鶇，還有2隻赤腹鶇、1隻白腹鶇、2隻黃尾鶇及2、3隻紅尾伯勞，區區一個小地方又是乾旱的冬季，竟然能養活這些野鳥，真是好能耐！

這些冬候鳥賴何為生呢？除了紅尾伯勞純屬葷食外，其餘都是雜食性，鶇科大多在地面上討生活，主要翻開落葉覓食底下的蟲子，看似荒蕪無用的落葉堆，卻成了無可或缺的餐桌，當然落在地面的榕樹果實也不會放過。這也突顯了這片榕園對候鳥遷徙的價值—可以休息、補充體力的好場所。

高雄已經約六百天沒下過一場好雨了，相較於北部連下一兩個月，氣候兩極化了，持續乾旱令人意識到「沙漠化」的可怕，在臺灣這個緯度上許多地方都是沙漠呢！真是令人擔心！對在此生息的鳥類而言，也相對辛苦，沒地方喝水及洗澡，鳥類愛惜羽毛，依水而居，旱季裡能供應一盆水，就是造福牠們！

舊高字塔這個地方其實很吵，充斥著貨櫃裝卸的天車或堆高機作業的警示聲，心想這些冬候鳥要天天忍受這些噪音，鐵定很辛苦！但為了生存，被人類壓縮到這樣的緊迫空間又能奈何？經濟的發展往往無形中破壞了環境，有些人視而不見，有些人充耳不聞，這些現象表明了～社會不夠文明。企業不是應該講求「社會責任」？環境噪音也是生態重要的一環，「寧靜最美！」是最佳的願景，或許可觸發許多作業機具的改善與進步。「寧靜最美！」也是來此度冬候鳥的心聲吧！

虎鶇，身長 24~30 公分，現稱白氏地鶇，以前還有一種被稱為小虎鶇，現稱虎斑地鶇。平地看到的大多是白氏地鶇，此地也是，在臺灣被認為是普遍的冬候鳥，但民眾要看到也不是那麼容易，只是今年稍微例外到處有發現的訊息，有種「大發」的感覺。由於有像虎斑的金色紋路，令人驚豔，屬於討喜的鳥種，即使以前拍過依然想拍。

這個冬季拍攝虎鶇，有點一次拍個夠的意味，也因此多少更了解牠們的習性：像各自守護自己的領域，在驅趕別隻虎鶇之外，卻還容忍小型鳥前來覓食；像安全距離外蹲下拍攝是被容忍的，有時牠還會主動靠近；像吃飽休息後，再上工覓食前，會聳聳肩再伸翅、挺足，蘇活筋骨；

遊客路過時會飛上樹避一避，也會停棲到步道旁的榕樹枝頭上納涼看風景等等。拍久了，您會想：牠們何時北返呢？儘管高雄許久沒下雨，地面的野草都乾死了，有些樹木落盡了葉，不知能否撐過這次嚴重的乾旱，欖仁樹在完全落葉後還是冒出了新芽，像是給這裡帶來了生機，榕園還是綠的，儘管葉子掉了不少，生命力是強韌的！

這裡的鶇科鳥類在仲春之後，陸續飛離了，3/25 還看到虎鶇僅剩 1 隻，4/01 探望時，鶇科全都不見了，或許已提早北返，也可能是被乾旱逼走的，只是這天終於下了雨，雨勢不大，只濕了地面。當今，下雨才是好天氣了！希望這 4 隻虎鶇能平安踏上旅途繁衍下一代！

文、圖／蘇貴福



熱帶植物園的一隻白眉鶇

這個冬季，熱帶植物園來了一隻白眉不明顯的白眉鶇，像是混有赤腹鶇的血統。記得第一次與牠遭遇時已近黃昏，牠突然飛到眼前僅約 8 公尺的距離，嚇了一跳，趕緊蹲下，牠居然沒有立即飛走，就在附近草地上覓食，感覺有點意外。後來，又遇見牠幾次，距離都不遠，每次都會蹲下來或坐下來拍牠，漸漸地牠似乎熟悉了這種氛圍，會主動往前面移動，縮短了距離，這種感覺很棒，有點像「朋友」的感覺。

時光荏苒，五月初鶇科幾乎北返之際，想到這隻白眉鶇不知北返了沒，於是在 5/03 前來探望，發現還在，那天牠還飛上一株低矮、長

滿果實的海棗樹上。過了一個星期，再次來看牠，沒想到竟然還在，這次牠在芒果樹下的坡地上覓食；前兩天在久旱後終於下了一些雨，似乎蟲子瞬間增加了不少，只見牠不停地用嘴喙在地面上翻啄，地面上散落著一些沒熟的土芒果，可能是赤腹松鼠的傑作，正好成了時令背景。

覓食中有一次突然朝蹲著的我快步奔來，在五、六公尺前停住，啄食地上蟲子，一付悠哉自若的樣子。過了一會兒，牠突然飛到附近的荔枝樹下，於是跟了過去繼續拍攝，只見這裡地面上到處都是青綠色的荔枝，外皮都有破損，後來證實也是赤腹松鼠啃食的傑作，白眉鶇找到方便啄食的荔枝，便開始啄食裡面的果肉，一顆接著一顆，吃得不亦樂乎！心想真不知是何滋味呢！？這次，白眉鶇更是自在，距離縮至 4 公尺，還好使用的是 100~400mm 的小砲，否則鐵定爆框。

拍鳥，可以拍到和野鳥有如朋友般的感覺，不亦快哉！不也意思滿滿！這隻白眉鶇鳥友究竟何時會北返呢！？還是會留下來呢？

白眉鶇正面照，白眉不太明顯

